

##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考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博士生  
郭明儀

### 摘 要

元僧善繼在元至正二十六年刺血書寫六十餘萬字《華嚴經》八十一卷，六百年來名家題跋不絕，民國六年蘇州學者吳蔭培從中抄錄 580 則，成四萬餘字題跋集，後散入吳市，經文學山房轉賣給潘景鄭，潘氏贈給合眾圖書館，現藏於上海圖書館。題跋集有上下兩冊，撰跋者多是江浙名家，其中明代宋濂序讚真偽與其引發的「三世轉身」之說、明代萬曆間血書失而復得的曲折經過、六百年來信眾保護血書所做的功德事跡是題跋亮點。由於撰跋者極高的社會地位，使得此題跋集成為了明清蘇杭文人姓名字號、家庭成員、交遊行誼的重要補充資料。從毛晉到翁同龢再到康有為的隔空追思，由數則題跋串聯的觀經原委，以血書為媒勾勒明清士人的交遊網絡，展現出惺惺相惜的文人情懷，以及蘇杭人文交流盛況。

**關鍵詞：**元僧善繼、吳蔭培、《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兩冊，是清人吳蔭培（1851-1930）從元僧善繼（1286-1357）血書《華嚴經》中輯錄的題跋集。善繼刺血抄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現完整保存在蘇州西園寺。善繼血書成後，名流題詠不絕，題記與鈐印眾多，甚至加紙書寫七冊，不少名士多次留題，是研究明清學者生平與交遊的重要補充材料。

## 一、《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成書因緣與遞藏經過

善繼，字絕宗，號幻滅，浙江諸暨人，元大德年間（1297-1307）出家，先從天竺大山恢學習天台教法，後往天竺禮謁湛堂性澄，歷住良渚寺、薦福寺、能仁寺等。抄寫佛經是僧侶與信眾發心布施、積累功德或祈求健康長壽與為亡者增福的一種方式，《華嚴經》在宋代以來即廣受士大夫歡迎，抄經風氣盛行，史載最早刺血寫經者是梁武帝第三子蕭綱，目前保存最古的血經是敦煌遺書中「八二老人」所書《金剛經》<sup>1</sup>。宋代以後血書《華嚴經》相習成風，到善繼首次刺血抄寫整部八十卷《華嚴經》：

宋代以來，自北宋淨土宗七祖省常法師血抄《華嚴經·淨行品》始，「刺血書經」逐漸相習成風，僧侶固常為之，士人以孝聞名者亦然。不過，最初也只是單卷或其單品，至於整部八十卷「血書華嚴」最早則是由元末善繼禪師完成，引起後世文人讚嘆、僧人仿效及鼓勵。自此，「血書華嚴」才形成顯著的風氣。而根據僧傳所記，血抄《華嚴》之僧者也確實多集中在元明以後。<sup>2</sup>

《華嚴經》有六十餘萬字，非發大宏願者不能完成，據宋濂《華嚴經讚》稱：

欲熬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煨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眾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

<sup>1</sup> 徐郁縈，〈元明時期「血書華嚴」之因緣初探〉，收入《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 k-2。

<sup>2</sup> 黃惠菁，〈論宋代士僧對《華嚴經》的抄寫〉，收入《202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22年），頁 243。

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sup>3</sup>

不管是以蕪松入香藥、以煨汞承空露，還是以赤金素銀書寫《華嚴經》，都是身外之物，唯有用髮膚滋養的鮮血，才能表達此經之殊勝，所以善繼從十指端刺血，盛於淨器，養以溫火，去除白液，只取最純淨的部分。自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初六至次年九月初八，歷時十九個月，由善士捨資捨紙助緣完成此經的繕寫，經書在明初遭戰火受損，失去第五十三卷，善繼於洪武元年（1368）仲秋補寫圓成。時善繼為蘇州虎丘半塘壽聖寺沙門，此經保存在後院龍壽山房中，1956年新民化工廠搬遷至此，龍壽山房拆除，血經轉移至蘇州戒幢律寺，即西園寺。

此經在清末以來多次險遭劫掠與兵燹<sup>4</sup>，在保護過程中，除了寺院住持，蘇州學者吳蔭培出力較多，一是在民國六年（1917）捐資建造鐵、石兩套經幢，其緣起是海商想要買去此經：

聞海客某欲以千金相易，住持懼勢迫，迎拒皆非，求衛於雲龕。遂聯城紳訴諸省長，飭吳縣知事保存，公議建石室以儲，用垂不朽。<sup>5</sup>

住持陷於海客逼人的困境，求助於雲龕，即吳蔭培，吳氏聯合鄉紳請省長幫忙，建議建造石室。二是同年將血書題跋抄錄別行<sup>6</sup>，計四萬餘字，潘景鄭跋曰：

此書為吳穎芝先生蔭培所輯，比先生遺篋散入吳市，余得諸文學山房江君所，重其鄉邑遺獻宜為久存，即贈諸合眾圖書館，庶免散失之虞。一九五零年十月潘景鄭記。

吳蔭培字樹百，號穎芝、雲龕，在經中留跋十一次，署名吳蔭培、蔭培、雲龕、龕等，或沿用宣統年號，皆稱「舊曆」、「平江遺民」，可見是清廷滅亡之後所題。抗日戰爭波及蘇州，學者著作、名人藏書多有散出，吳蔭培所輯鄉邦文獻數種，也散入吳市，此題跋集由古舊書店文學山房江靜瀾收入<sup>7</sup>，轉賣給潘景鄭。清末民初，

<sup>3</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頁49-50。

<sup>4</sup> 詳見佚名，〈歷代高僧指血、舌血手書《華嚴經》〉，「顯密文庫」網站，[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881](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881)。

<sup>5</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67。

<sup>6</sup> 吳蔭培抄錄時若遇到原作者使用挪抬或特殊用字，也會按照原文照抄，不過由於手跡不同或其他原因，也有抄錯的情況。

<sup>7</sup> 文學山房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江杏溪在蘇州開設，江杏溪與吳蔭培是好友，抗日戰爭前後是江杏溪長子江靜瀾管理書店事務，長孫江澄波隨父親學習。見江澄波口述，韋力、張穎整理，《書

鄭振鐸等學者為保護文化遺產不被外流，成立文獻保護同志會收購流散的古籍，後來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遺在上海建立合眾圖書館，由顧廷龍主事。潘景鄭為保護鄉邑遺獻，直接贈送給合眾圖書館，現藏於上海圖書館。

書中共鈐印十二方，上下兩冊封面鈐「吳縣之印」（朱文方印），兩冊首頁各鈐印五枚：

上冊：潘景鄭收藏印（朱文長印）、國史氏（朱文方印）、狀元宰相世家（朱文長印）、十二經幢館（白文長印）、上海圖書館藏（朱文長印）

下冊：潘景鄭收藏印（朱文長印）、少宰第三曾孫（白文長印）、文恭玄孫（朱文方印）、上海圖書館藏（朱文長印）、唐蘭軒（朱文方印）

「國史氏」是蘇州太倉人吳偉業（1609-1672）的號，「狀元宰相世家」、「少宰第三曾孫」、「文恭玄孫」可能都是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的印，這三枚印章也同時見於丁祖蔭《丁氏書目稿本》封底。「十二經幢館」和「唐蘭軒」限於材料有待考證。可見在此題跋集流散過程中經過多人之手，最終由上海圖書館保護。

## 二、《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內容

《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共上下兩冊，上冊為「經八十一冊連跋」，計 67 頁，是經中題記，下冊為「諸善信題跋」，計 49 頁，是經末題記。留跋者 500 餘人，多文壇名家，以蘇州人為主。

「經八十一冊連跋」共 283 則，「諸善信題跋」共 297 則，總計 580 則，跋語皆記年月姓名，或加訪經因緣，從 6 至 1151 字長短不一，訪經者 1 人至 24 人不等。經中連跋散佈於 34 卷，以卷八十佔比最多。將各卷題跋數目制表如下：

表一：「經八十一冊連跋」題跋分佈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一	29	十	2	二七	2	六五	1
二	11	十一	3	二九	1	七五	1
三	15	十二	1	四八	2	七六	8
四	17	十三	5	五三	1	七七	9
五	13	十四	2	五六	1	七八	2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卷次	跋數
六	6	十五	4	五七	1	七九	21
七	1	十七	1	五八	1	八十	86
八	1	二一	1	五九	24		
九	7	二六	2	六一	1		

「諸善信題跋」內又有五冊，主要集中在第一冊，有 37 頁 226 則，剩餘四冊分別有 27 則、18 則、10 則、16 則。寺中另有佚名血書《法華經》七卷，其中「法華殘字」數則，是吳蔭培從此書中輯出，但只能確定三則是《法華經》題跋。

吳蔭培所輯題跋時間跨度從至正二十六年（1366）九月到民國六年（1917）八月，總 551 年，以清人留跋最多，部分未知年月，歷代留跋數目統計如下：

表二：歷代觀血書留跋數目表

元 2	明 59						清 375				
至正	洪武	正德	萬曆	泰昌	天啟	崇禎	順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2	2	1	24	1	11	20	6	104	4	9	13
清						民國 99					未知 年月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初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33	1	33	145	27	2	16	17	23	13	28	39

可以看出，光緒、康熙和民國年間，觀經人數最多，又以康熙三十八年 15 則、光緒二十六年 17 則、光緒三十年 19 則、光緒三十四年 19 則、民國二年 16 則、民國三年 17 則、民國四年 23 則、民國六年 28 則為一年中觀經留跋 15 則以上的年份。在光緒三十四年的 19 則中，以五月 11 則為最多。

在留題跋的人中，也有多次展閱血書的，如吳蔭培、鄭文焯 8 次，吳昌碩、汪鐘霖 7 次，費念慈、沈瑞麟 6 次，曹元忠、楊澥 5 次，錢大昕、翁同龢、成多祿 3 次，黃丕烈 2 次等。在多人的參觀中，不少參觀者各留一則題跋。題跋最有名者當屬宋濂序讚，接在血書卷末，據清人許世孝記載，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觀經時已「其後題記極多，主僧不復能擇，甚有侵金華題名處書數行」<sup>8</sup>，可見題跋之多。為了能在血書題跋，有當日未果，又擇日補題的，如光緒十年（1884）上元日，管禮耕等七人因天晚未及留題，次年上元日又冒雨到寺，留跋記事。有的內容在吳蔭培抄錄時就已丟失，如在松江計漢望民國六年題跋後曰「有下脫事」。

<sup>8</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36-37。

觀善繼血書者，多是慕名而至，也有藉助此經之功德為家人祈福者，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月初五清晨，錢塘吳陳琰觀經並手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遍，祈保兒子吳國楨足疾痊愈，消災延壽，吉祥如意，同時發願印施手書《金剛經》、《心經》三百本。康熙六十一年（1722），管大成忌亡母十週年，寓居半塘寺，從六月二十四日開始至七月十日畢，諷誦善繼血書。雍正四年（1726）古瀛陸尤壩崗若氏，因鄉試之故與張西鎬旅舍龍壽寺，聽聞住持圓鑑言善繼血書即在此寺，於是擇吉日，致齋三日，焚香禮拜，啟牘觀之。想要持誦，為老母延年，但由於卷帙浩繁，時間不允許，就在吉延法師幫助下以寺中血書《法華經》七卷代之，為生母和先父虔誦三個日夜，又為先伯父、先岳父持誦兩個日夜。

觀經者大多是史冊名人，也有雲遊僧人、名人妻妾兒孫及不可考人物，其中年齡最長者為八十四歲的虞山馮武。對普通人來說，此經一般無法看到，如東海范思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隨父親到寺求觀血書，因僧有難色未果，兩年後也是在「不意中觀見」，並非其特殊身份。若有幸隨名人前往，也能一覽血書風采，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十九日，黃肇楨、翁綬琪、程元祺、程康祺觀血書時就有「船伎桂寶侍側」。若遇特殊日期，如新任住持升座，在寺者都有機會看到善繼血書，明代泰昌元年（1620）冬至後一日，因蘊虛禪師住持禪堂，大眾齊赴，皆得瞻禮血書及宋濂跋文。

諸人觀經地點有在寺中殿閣內、晉樹齋、凝真居、方丈室、塶鏡庵，也有在平江官署、廉訪行館、妙鬘雲閣等寺外的地方，一般是名流或官員才能借出寺院。如民國四年（1915）臘月二十五日，吳蔭培攜孫寅洛在嶽雲龕玉梅花下觀經，呵凍書跋。所記年月多以特殊節日標誌，如某年浴佛日、地臘日、中秋節、重陽節等，也有標新立異者，如「玄默困敦之歲陬月人日」、「玄默攝提格律中南呂之月上澣六日」、「疆圉大荒落之陬月」等，多數可考。

除了撰寫題跋，也有信眾為此經繪圖：道光十年（1830）五月初一，蘇州徐攀槐繪第十卷經首圖像；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初三，四川漢州張祥齡撰贊，其妻曾彥畫善繼像；宣統元年（1909）四月三十，吳昌碩畫石佛以誌墨緣；1913年農曆四月初八，杭州陸琪繪圖撰偈；1913年夏，吳幹卿受蔣柏如囑託繪圖一幀，以補殘缺。

在題跋內容中，除了留時間姓名與觀經因緣外，有三個問題值得一提，一是明代學者宋濂〈血書《華嚴經》贊（有序）〉及其引發的「三世轉身」真偽，二是明萬曆間血書失而復得之原委，三是六百年來保護此血書過程中信眾做的努力。

### （一）三世真偽

明代大儒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無相居士等，謚號文憲，在血書卷末作序讚提到：

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sup>9</sup>

宋濂在壽聖寺展閱善繼血書，想到自己未出母胎時，母親夢到五代宋初名僧永明延壽（904-975）假借一室手寫《華嚴經》，夢醒後宋濂出生。這個故事經明人謝陸等作跋，演變為善繼為永明延壽後身、宋濂前身，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沈顯（1586-1661）的跋中直接說是「三世血書《華嚴》大經」，名人也多有傳頌，康熙九年（1670）嚴圻跋解釋為「此永明三世之身，一轉而為書血經之比丘，再轉而為跋血經之文憲也」，宋犖康熙三十五年（1696）題偈言「是名三世經，傳聞遍遠近」。

傳言由來已久，出處已不可考，後人題跋對此頗多懷疑，一是宋濂序讚真偽，二是三世轉身之說。易佩紳光緒十三年（1887）跋曰：

宋潛溪生於元成宗至大三年庚戌，此血經告成之年為至正丙午，則潛溪五十有七歲矣，何以為後身耶？然序贊之佳，非深於佛學而兼工儒學者不能，字亦工極，究係何人偽作？抑偽作者本自有此因緣，特自隱其名而託於潛溪耶？又考潛溪文集，實載有此作，但訛字甚多耳。得毋偽作者在刻集之前而因之采入耶？抑別有參差耶？姑記之以俟博攷者。<sup>10</sup>

易氏懷疑宋濂序讚是偽作，主要原因是血經成書之年（至正二十六年 1366），宋濂已經五十七歲，善繼後身之說不成立。最早的宋濂文集成於至正十三年（1353），早期明初刻本《潛溪集》未收此文，後來明嘉靖十五年（1536）溫秀校本《潛溪集》中收錄，題曰「華嚴經贊」，應該是後刻補入，所以易氏「得毋偽作者在刻集之前而因之采入」的猜測不能成立。光緒二十五年（1899）費念慈在易跋後提出辯駁：

文憲《讚》中自言前生為永明禪師，未嘗云善繼後身。又序云「上人善繼，嚴持梵行」，又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是文憲與繼公同時，親見其寫經而為作贊，詞意顯然，雖未署年月，無可疑也。繼公傳言母夢神僧授以笑渠

<sup>9</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50。

<sup>10</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41。

而生，亦無為永明後身事，是又一證。唐代以來，淄流多假託達官貴人以自重，必後之藏此經者牽合附會，併為一談，後人因之未深攷耳。不知繼公此經自足傳遠，正不待文憲以顯耳。<sup>11</sup>

吳蔭培認可費念慈「文憲與繼公同時，親見其寫經而為作贊」的推論，但由於宋濂著作中沒有任何說明，也未留下撰跋時間，所以兩說何者正確，需要更多文獻支撐，三世轉身之說也不是發端於宋濂，當是後人臆造。總體而言，費說比較客觀公正。

## （二）失而復得

據幻寄庵沈咸萬曆三十年（1602）三月十三日記載，善繼血書曾遺失十六年：「計此經去肇林十有六年，至寶外喪，能冀復還。曇旭曉公以鐘緣會彼地，輒引為己責，勤勞三載，竟得請還。曉公與此經因緣，其可思議乎。」<sup>12</sup>雪浪洪恩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二十八日，與同印宗澄、曦和霽、卓庵世三人往半塘隨喜曇旭萬舫洪鐘，「將鑄成，而壽聖繼公血書《華嚴經》去本寺十六載，復還本房。」<sup>13</sup>血書失而復得，得力於兩位法師，吳縣髻道人朱鷺（1553-1632）記載：「是經之成也，歷三幻身而顯。其亡也，得兩上足而復。德公以末孫力貲，罄割累積。曉公以他院肩任，窮落三年。」<sup>14</sup>德公即東舟德公，生平事跡不詳，曉公是蘇州天壽聖恩禪寺曇旭如曉<sup>15</sup>，在東舟德公罄割累積和聖恩寺曇旭曉公肩任三年的共同努力下，血書復得。「是日從曉公卓錫貝葉齋，送迎至壽聖寺。若無髮，若有髮，若達官居士，若善男子女人，後先壅道，十里如櫛。旌幢轟雲，香烟鬱霧。人人詫說一時盛事。」<sup>16</sup>朱鷺未署題跋時間，據雪浪洪恩描述「適吳中諸善知識、善男信女雲委蹈至」的情形，可能與洪恩題跋同日，此日朱鷺隨曇旭如曉將血書送至壽聖寺，一時吳中百姓雲委蹈至，盛況空前。到萬曆三十六年（1608）八月十四日，嘉興李日華與兒子李肇亨拜觀血書時地點已為「半塘壽聖寺曉公靜室」，不知此時曇旭如曉是否已入主於此。沈咸因此事將曇旭如曉形容為「四世之永明壽」。

<sup>11</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41-42。

<sup>12</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47。

<sup>13</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4。

<sup>14</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40。

<sup>15</sup> 曇旭是紫柏真可（1543-1603）弟子，史書多載其受紫柏之命募銅鑄鐘的經過，洪武間寺中有一口千斤大鐘，嘉靖時被奸相嚴嵩掠奪，紫柏大師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入主聖恩寺，即命曇旭募銅。曇旭奉命前往蜀山，時紫柏好友傅光宅視察四川，支持曇旭銅萬餘觔，歷時二十年至萬曆四十五年（1617）鑄鐘三次才成功。在題跋集中可知，曇旭和善繼血書也有較深的因緣。

<sup>16</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40。

### （三）信眾護持

善繼血書《華嚴經》至今 659 年，期間常有信眾發心護持，清康熙二年（1663），江蘇布政使佟彭年捐資修繕殿閣，爰置檀櫥，貯此血書；康熙七年（1668），新安汪九皋發起募修裝演此經，捐資人除汪氏外有三十人，具錄姓名於〈裝演血書《華嚴經》序〉後；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佟方伯捐資鼎新殿，復置檀櫃，貯藏此經，捐資者有福建莆田余懷等人；康熙年間，許瑤募建血書《華嚴經》之閣；嘉慶七年（1802）六月六日，寶山印鴻緯（字畊石）因「卷帙散脫，閱者難之」，請緣慶老人重裝此經，八月二十一日又記因「歲久朽蠹脫落，不任披閱」與其子印康祚、印駿祚發心重裝，用更為耐久的文木取代絹面，在俞紀堂、徐同軒幫助下完成；道光八年（1828）十月二十日，壽聖寺住持遵嚴曾對信眾吳禮提及想要更換放置血經的匣子與櫥櫃，吳氏即擔任領袖募緣，卷末有「樂助諸善士芳名」記錄捐贈者名單<sup>17</sup>；同治六年（1867）秋，蘇州潘遵祁從寺中請全經十七篋歸家，囑託程學圃翻校，中間有缺佚者，為之補書，請專業人員裝治，煥然如新；光緒十六年（1890）春，劉樹堂、沈玉麒、朱福清捐建藏經樓，四月初一落成；宣統三年（1911），雲陽程德全與僚屬商議，欲建小閣度藏供奉此經，是否實施沒有記載。數百年來，血書保存良好，康熙三十六年，汪文柏說「字字皆作閩浮檀金色，光彩烜赫」，三十八年許世孝說「開緘歷襲古色古香。經紙堅結作烝栗色，血作淡金色」，光緒三十三年，石門沈焜說「字作淡金色，古趣盎然」，皆有賴於當家住持與諸信眾的善護。

由於清末以來戰火頻仍，血書在相對安穩的度過了五百餘年後，面臨隨時毀於戰火或被劫掠的風險，民國三年（1914）七月，康有為募資建造石龕，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勸募，此文後來由 1915 年 8 月 5 日《時報》、1916 年《宗聖學報》第 2 卷第 4 期分別刊登公佈：

#### 募建善繼血書華嚴經石龕藏塔

文明之人必好古，必珍護古物而保存之。野蠻之人知今而不知古，不能珍護古物而棄之。此萬國之通例也。夫古賢聖智慧英傑人之遺物，皆吾先民之心肝精英，有一於此，珍之重之，保之存之，況聚元明清三朝之無量數賢哲英傑之心肝精英乎！若《華嚴經》者，精深華妙，事理無礙，為大乘之智海，

<sup>17</sup> 名單中，有樂捐匣櫥材料的，也有直接捨資的：「佛弟子企泉潘智喜捨香楠木經匣全料。（陳展亭勸募）展亭、陳玉堂樂助經匣內杪枋層板。映薇李承垣法名善意，樂助經櫥、銅鉸鏈。強聖瞻樂助自磨經匣工。五戒優婆塞素川黃濬法名真達，樂鑄經函字。春淑劉鏡濤輸洋錢兩元。蓮浦丁鏡心樂輸洋錢兩元。靜濤汪灝樂輸洋錢兩元。松亭褚大椿樂輸洋錢壹元。錦軒汪燦樂輸洋錢兩元。子香張茂棻樂輸洋錢壹元。意蘭潘遵懋樂輸洋錢兩元。朗亭陳大煜樂輸洋錢半元。文泉朱麟書樂輸洋錢半元。秋亭吳宗魏樂輸洋錢半元。逸耘吳仁樂輸錢五百文。」

三藏之至文，如此血書也，宋元高僧永明善繼及明宋文憲之所証三世義所發明，精誠莊嚴，令人信乎三世義，知眾生來自無量劫受無量身，自帝王將相牛馬雞犬歷變無窮，各視夙生所種之因而受其報，如無線電之傳云爾，豈足異哉？若不信三世者，猶昔人不知無線電而不信之。固知人天萬劫，六道輪回至常也。信乎三世，祇有苦行，重修現身，救世不厭不捨，以為日用，復何肯嗜利忘恥爭殺詐欺以受無量地獄之苦耶？今國亂民貧，風俗日壞，生民苦難，有以致之。若夫教化掃地，人心陷溺，苟有所興勸戒救人心者，豈非君子之所宜慕耶？蘇州龍壽山房藏善繼血書《華嚴》、《法華》二經，善繼血寫百冊之精誠，文憲三生之證驗，數百年名士所題跋，豈非懷寶而足以感動人心補助教化者耶？吾遊虎丘山，泛半塘入山房觀是經，以一木櫥櫥散漫置客堂，絕無扃鑰重閉，且吾國堂室率用木構，難耐兵火，甚非所以保存此國寶也，各國寶藏，必用石室，塗以塞門德土禦火之泥，此血書經也，亟宜建石龕石塔以珍護保存之，其人士皆有同心耶，願布宏施，永保國寶。甲寅七月，南海康有為更生撰。

在血經中另有題跋記錄前因後果：

甲寅七月游龍壽山房觀此血經，與汪鐘霖同來，以寺中散漫，空堂無蔽，恐血經散失，此中國瑰寶也。外人又懷得之，乃發願保護，思築石龕保存之。三年募之不成，乃鬻書募之，又告齊省长耀勸募，汪君鐘霖力持之吳中，乃觀厥成，已歷五年矣。戊午四月重來，見石龕屹然，从此血經得所保護，可永傳億劫矣。發願已酬，不勝欣喜。南海康更姓記。

此則題跋撰於民國七年（1918），故未收錄在吳蔭培 1917 年輯錄的題跋集中。康有為在〈普超血書《華嚴經》跋〉也提到此事：「昔吾遊蘇州虎丘龍壽山房，有元僧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八十卷，吾發願保存之，募捐五年，至今乃成，以石為龕而藏之。」<sup>18</sup>康氏在保護此經中做了巨大貢獻，甚至賣書募捐，時隔五年又到寺中，結合題跋與石龕落款，石龕從開始募捐到最終建成共花了四年時間。在石龕建造過程中，眾人合力募捐，至今石龕仍在西園寺，先置經於鐵幢，再套在石龕中，有防潮木板和通風小窗，石龕題額隸書「元僧繼公血書華嚴經龕」，兩側篆書「綠字赤文爛然古色，金匱石室藏之名山」，上款「疆圉大荒落陽月（1917）」，落款「吳縣吳蔭培撰，徐翥先書」。今血書藏於西園寺藏經閣。

<sup>18</sup>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4。

### 三、《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價值

吳蔭培輯錄 580 則題跋中，或書寫觀經因緣，或僅留年月姓名，是明清尤其是蘇杭名士姓名字號、家庭成員、交遊行誼的補充材料，保存了蘇州古籍文獻，體現了文人好友間的跨時空懷念，血書《華嚴經》得失經過也有了更多的史料。

#### （一）從毛晉到翁同龢再到康有為的「隔空」追思

《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是歷經六百餘年的產物，在後人留跋中，看到已故好友或先賢題跋，會追思懷念，從毛晉到翁同龢再到康有為，展現了惺惺相惜的人文情懷。

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六日，毛晉在血書卷四八題跋曰：

鳳苞較刻《華嚴》大經，願見名本。頂禮吳中石像，隨得宋版全部，乃中峰禪師故物，真奇逢也。復扣龍壽禪院，覓繼禪師血書者，不遇寺僧，廢然而返，迄今十年矣。因虎丘重新大雄殿，選材為兩楹，以果宿願，回泊半塘，始得瞻禮是經，併讀宋文憲公手跋，合爪稱慶。遂向佛前逐卷跪展，詳其始末，援筆以志歲月。同觀者王人鑑、沈璜、王咸、沙門法恒。時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虞山弟子毛鳳苞沐手識。<sup>19</sup>

毛晉虔信佛教，天啟六年（1626）28 歲時發願刊印《華嚴經》以報四恩，其著手刊印《華嚴經》是在崇禎初，先至蘇州開元寺尋訪善本，「頂禮石像，隨得宋版全部」，又到龍壽禪院尋覓血書，無果而歸，乃以宋本為底本，七閱寒暑，在崇禎十一年十月刻成此經。同年十一月，毛氏也見到了善繼血書。

毛跋後是常熟翁同龢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二十六日題跋：

汲古閣圯久矣，不意後生得觀子晉先生題字。是日又見卷首西蠡畫像，因并記之。光緒甲辰四月二十六日，虞山瓶居士摹眼書。余嘗得元僧金書《法華》七卷，後有石屋禪師長跋，今以贈三峰長老藥龕。<sup>20</sup>

翁同龢共觀血書 3 次，留跋 5 則，署名分別是「常熟翁同龢」、「餅叟」、「松禪居士」、「虞山瓶居士」、「瓶居士」，跋中「西蠡」是武進費念慈。翁同龢於光緒三十年五月離世，此年四月二十日在血書中題跋兩則，一則在血書《華嚴經》中辯三

<sup>19</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27。

<sup>20</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27-28。

世真偽：「潛溪三世寫經之說，吾不敢知，獨念金齒遠竄，事君不終，有足慨者。光緒甲辰四月二十日，尋龍壽山房，觀此血書，因題記。松禪居士。」<sup>21</sup>六月琴志樓易順鼎跋曰：「觀松禪尚書新題，已成遺墨，不勝感歎。」<sup>22</sup>七月十二日端方跋曰：「距松禪題此纔八十許日，距公薨纔五十日耳。臨題憮然。」<sup>23</sup>一則在血書《法華經》中辯作者何人，吳蔭培一並抄錄在題跋集中：

此與《華嚴》血書同為善繼和尚手跡，當續裝一冊，以記因緣。光緒甲辰四月，泊舟寺下題。鉞叟。是日與儉安開士茶話片刻，暑風逼人，時二十日薄暮。<sup>24</sup>

民國三年（1914）七月二十三日，康有為在此跋後曰：

此為瓶叟老人將逝前一月，來觀血書《法華經》所題。去公十年，有為來游蘇，觀經觀此。自戊戌與公別後，蒙難出亡十七年，始重踏中國之土，而滄桑大劫，城郭亦變，人民皆非。昔游印度，乃至萬里無佛寺僧，然則成住壞空，無能免者。老人既永訣，而因緣相遇，為之惘然。甲寅七月二十三日，南海康有為題。<sup>25</sup>

康跋既表達了對友人翁同龢的懷念，又表達了對山河故國物是人非的感慨。

除上述外，梁啟超也在民國四年三月八日留題懷念好友麥孟華（字孺博），麥氏在前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留跋，次年二月死於上海。這種跨時空的追思懷念也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和歷史的變遷。

## （二）數則題跋串聯觀經故事曲折原委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十八日，高密書法家王功厚（字弗矜，號復齋）題跋兩則及嚴福基同月題跋記觀經始末。王功厚於十年前遊至華嚴庵，就寺僧所論頗為不屑，後在此年二月到蘇州，結識楊澥，聽說善繼血書《華嚴經》因果頗詳，便訂期前往，因宜興之遊而擱置，中秋返回蘇州後，屢次訂期，或遇陰雨，或為俗務牽絆，始信華嚴庵寺僧所言。又約在九月初七，與王子石、小兒王相普和楊澥前往寺中，由楊澥作導引，然住持長老外出，又無獲而歸。友人嚴福基於此月既望在無塵

<sup>21</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23。

<sup>22</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39。

<sup>23</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23。

<sup>24</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38。

<sup>25</sup> [清] 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38。

丈室觀閱血書，跋中提及王、楊二人觀經之曲折，後在嚴氏介紹下順利虔展一過。十七日血書被送到平江官署，王氏留跋。三日後的九月二十一日，楊澥又攜帶血書到廉訪行館請蘇州知府李璋煜觀經。

近現代著名學者吳承仕的私塾啟蒙老師汪鴻藻（字沛仁），是光緒三十三年貢生，光緒三十四年作為候補知縣接任蘇省洋務局文案<sup>26</sup>，民國後短暫代理上海松江縣長，工書法，目前可見其書法作品數種，但生平資料甚少，民國二年癸丑仲冬上旬，汪氏題跋 215 字，署名「古歛汪鴻藻」，其在跋中說「余自丁未需次吳中，迄今七載，世變紛乘，將賦歸辭。適友人攜半塘龍壽山房血書囑題」<sup>27</sup>，丁未即光緒三十三年，汪鴻藻在蘇州做官七年，沒有專程尋訪血書，而是友人囑題，據同年夏吳幹卿題跋，血經從寺院取出的過程，是吳幹卿到山塘訪問朱管書和蔣柏如，恰警員高幼齋同在，消閑無事，便同去龍壽山房求住持儉安取出血經同觀，蔣柏如請吳幹卿繪圖一幀，汪鴻藻題句一則。光緒二十三年歙縣進土方寶銓在汪跋後題詩四首，署「癸丑冬月」，可能與汪氏同時觀閱此經。

民國二年展重陽日（農曆九月十九），吳蔭培等十一人泛舟過寺觀血書，十一人中，吳蔭培留跋三則，劉昌熙、禪印居士各留跋一則，其中四則紀事，吳跋其一是考辨宋濂序贊真偽，在其後又留跋說明考辨原因是「此經係吾吳故物，當保存。近者雞林賈人欲以利賺，余故有為言之耳」，此跋中，吳氏交代了觀經因緣：「是日消寒，同社八人為劉驥雲、鄒建東、曹蕤頃三公祝嘏，泛舟過寺中龍壽山房，觀經畢，集飲於此。余既與同人題名，復作此跋。」<sup>28</sup>另外一則題跋為：

癸丑舊曆展重陽日，平江遺民劉昌熙、鄒嘉立、曹寶書、陳文海、汪恩熊、彭文傑、雷文均、雷文衍、鄒福偉、朱鼎元、吳蔭培泛舟半塘橋，同過龍壽山房，觀繼公血書是經，題名敬記。蔭培書。<sup>29</sup>

結合禪印居士題跋：

癸丑展重陽日消寒，同社八人為劉翕盒、鄒建東、曹蕤頃三君公祝一百九十壽。泛舟過半塘橋龍壽山房，閱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順道游虎阜，返城夜飲，先賦一章紀事。

<sup>26</sup> 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藏有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禮部頒發給朝考位列一等的汪鴻藻貢生執照，以及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江蘇巡撫委任候補知縣汪鴻藻為蘇省洋務局文案的官札。

<sup>27</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 41。

<sup>28</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54。

<sup>29</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 57。

纔過重陽十日前，初冬猶是九秋天。民國新曆是日為十月十八日。故鄉頗有桃源樂，舊雨同開菊社筵。石室藏經訪蕭寺，山塘載酒放吳船。今朝三壽朋尊集，吾輩追隨飲八仙。

右詩為嶽雲齋主初唱，同社朱壽石、彭漢三、雷理卿、雷滋蕃、陳百川、汪鶴舫諸君傳觀。穎芝先生佳章，擊節嘆賞，屬錄於壽聖寺，以志鴻雪。禪印居士。<sup>30</sup>

第二年吳蔭培又留跋指出「禪印居士即鄒崧池先生福偉」，從這五則跋中可以了解到，十一人觀經因緣是同社八人為劉昌熙、鄒嘉立、曹寶書三人祝壽<sup>31</sup>，泛舟經過龍壽山房展閱血書，遊覽虎阜，返城夜飲。十一人的名（字/號）分別為劉昌熙（驥雲、翁齋）、鄒嘉立（建東）、曹寶書（蕤頃）、陳文海（百川）、汪恩熊（鶴舫）、彭文傑（漢三）、雷文均（理卿）、雷文衍（滋蕃）、鄒福偉（崧池）、朱鼎元（壽石）、吳蔭培（穎芝），均為當時蘇州名家。

### （三）以血書為媒勾勒蘇杭文人交遊網絡

善繼血書《華嚴經》撰成以來便成為稀世珍寶，觀經留跋者或三五好友相約，或攜帶家眷前往，多為蘇杭名家，因此血書也成為了蘇杭文人交遊的媒介，久之，勾勒成一個交遊網絡，其中包括不少文人與僧人的往來，為壽聖寺補充了更多的史料。

在題跋中，一共提及壽聖寺法師十二位：曇旭如曉（萬曆），住持蘊虛（天啟），住持月掌聲衍（康熙），了聞（康熙），文佶（康熙），住持圓鑑（雍正），吉延（雍正），體真（嘉慶），住持遵嚴（道光），惕庵（道光），根修（同治），住持儉安（宣統），其中五位明確是住持身份。

曇旭如曉、住持蘊虛、住持圓鑑、吉延事跡已前述，月掌聲衍是康熙三年（1664）前後住持，此年三月，申穉、陳國珍、陳承吉三人從月掌處得觀血書，留跋三則。申穉（1635-1685），字叔旆，號遜庵，蘇州人，是申時行的玄孫、徐乾學的妹夫，據申穉所述，其觀經因緣是到婁東（今江蘇太倉）遊覽，時月掌住錫海寧禪院<sup>32</sup>，建禮大悲懺壇，日後月掌聲衍向申氏談及血書之事：「昔年半塘壽聖寺有元時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卷，流傳三百餘年，為佛門無量法寶。近其後人寥落，恐淹沒不彰，老僧了聞，因請至海甯藏經閣，永為不朽。」<sup>33</sup>可知在明末清初壽聖寺沒落，

<sup>30</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48-49。

<sup>31</sup> 此「同社」為何社，待考。

<sup>32</sup> 太倉海寧禪院始建於南宋，清咸豐間毀於大火，遺址存於太倉市弇山公園內。

<sup>33</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冊，頁30。

月掌為保存此書，將其請至海寧寺藏經閣數年，此年月掌已八十一歲。與申穉同觀血書者有陳國珍、戴汝理、王曜升，陳氏作偈以誌因緣。陳承吉會晤月掌只記載到季春，當與申穉不在同一日，「見案上有血書《華嚴集》」因而觀經留跋，讚歎月掌老婆心切保護佛經的慈悲心懷。

寺僧了聞、文佶是師徒關係，見於康熙九年（1670）八月十二日嚴圻長跋，嚴圻是常熟虞山人，法名行篤，生平事跡不詳，落款為「時在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中秋前三日，虞山殘疾鮮民再生學人奉齋持戒同葉弟子行篤嚴圻書于半塘壽聖寺退居房之多蔭處」。嚴圻在青年時到寺訪經，因不熟識被寺僧拒絕，二十年後已與了聞、文佶成為「世外之契」，與文佶「有蔦蘿之誼，兩年猶未謀面，一見成傾蓋之歡，因得下榻精舍，浹旬彌月」，又見了聞「耆年碩德，強健精修，九旬也，兩顏如童，儼然寶掌之游行矣」。嚴圻借機陳請血書以愜恰舊願，約定在八月初一日如期觀經，撰八百餘字長跋「附于先曾王父先府君簡跋之後」<sup>34</sup>，由於未見血書原本，暫不確定「簡跋」是否與題跋集一致。嚴圻又在次年五月十五日，持誦《行願品》一過。

體真法師見仁和周京題跋，周京有題跋兩則，一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二是「癸酉冬」，未知何年，推測是乾隆十八年（1753），即體真法師是乾隆年間僧人，周京請出血書是經體真之手。

遵嚴在道光八年（1828）與二十七年（1847）皆為壽聖寺住持，中間是否換屆未知。前述道光八年十月二十日，遵嚴住持會晤吳禮云「欲置匣函經，易櫛供奉」一事，吳禮自告奮勇擔任領袖發起募捐。吳禮，字介愚，號思歸子，法名悟性。吳禮在《明高僧傳》基礎上又撰〈善繼法師傳略〉附於宋濂序讚後。據清人張鳴珂記載，寺中血書《法華經》首三卷，是道光間吳禮「刺舌血補書者」，見其精進志誠。道光二十七年仲秋，嘉定張淳源等四人拜訪遵嚴，遵嚴出示此經，張氏撰贊一則，由海陽汪衡手書。道光二十年嚴福基等人曾在「無塵丈室」觀經，「無塵」可能是遵嚴方丈室名，亦或名為「無塵」的法師擔任方丈，但限於史料，無從考證。道光二十八年，韋光黻從惕庵大師處得見血書，未知惕庵是否為住持。

根修是同治間僧人，見於潘遵祁題跋。潘遵祁祖父潘奕雋，父親潘世璜，三代皆曾觀閱此書，潘奕雋與友人或潘世璜觀經留跋六次，潘世璜又觀經兩次，潘遵祁也曾攜子二人、孫四人到訪，可謂五世觀經者。前述潘遵祁在同治六年請人翻校補書及裝治，是經根修之手。雖然潘遵祁曾隨父到寺，但多次游屐經過，都沒有機緣瞻禮血書，同治三年專程尋訪，也是悵然而返，直到六十歲泛舟山水間，於無意中看到龍壽山房，方知此前尋訪的是前院，而龍壽山房是後院。為潘遵祁開門的即是老僧根修，此時血書已有殘缺了，潘氏裝治完成送歸山房後，「付根修永鎮山門」。

<sup>34</sup>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下冊，頁7-9。

潘遵祁在五月十二日第一次看到血書，即發願重加整理，此日又是母難日，所以記錄觀經原委，祈願「以此一段勝因為先生妣袁太宜人增助福果，證明菩提，超升法界」。當時同觀者有女婿秦兆甲及兒子觀保、康保，孫子志詒、志察五人。

儉安是清末民初間住持，歷光緒、宣統與民國，是題跋集中出現最多的一位僧人，最早是翁同龢在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與儉安開士茶話片刻」；三十二年六月六日，紫琅默之與寶積寺兩田、怡賢寺岳蓮三人，拜訪儉安和尚與福泉大士清雅；宣統元年，徐寶楡偕長子德琨與祝緒鏘拜謁儉安，命德琨占七律一章留證雪泥鴻爪因緣；宣統三年三月十八日，蒼城司徒衡、象州黃梅臣、番禺凌汝賢三人從儉安處得觀血書；民國二年四月初八，昆山胡蘊訪蕭山陸琪，同至龍壽山房，觀善繼血經，又有蔣柏如等人，胡蘊記「與儉安法師共話夙因」，陸琪「與儉安開士共話夙緣，皆生歡喜，繪圖撰偈」，同年夏吳幹卿等人又乞儉安和尚取出血經；民國三年元旦，華洪文寄廬虎阜，偕契友蔣柏如，「與今住持儉安師談判，知精佛理，廣宗風」，據華氏所記，儉安曾「他日出此經以臨戒壇」，也就是說，一般在重要法會等活動上，參會信眾與僧人可能有機緣共睹善繼血書；民國六年丁巳三月十日，王韻翰與吳紱卿訪儉安上人，獲觀此經。當然，從光緒後期到民國六年間，大多數參觀者可能都曾與儉安會面，熟習程度也不亞於上述諸人，吳蔭培能輯出此書應該也得到了儉安的大力支持。

當然，以觀經為約的交遊還有很多，錢大昕、黃丕烈、莫友芝、趙宗建、盛宣懷、曹元忠、曹元弼等名儒皆撰有題跋。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記也遠不止吳蔭培集中所錄，一是吳氏本人捨棄了部分跋語，如「諸善信題跋」中「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當湖陸啟浚泊舟半塘入寺敬觀」下，曰「別有小紀，不具錄」；或是在吳蔭培 1917 年輯出後，仍有學者在血經留跋；也有因歷史原因從血書中去除及丟失的情形。就所見文獻，有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錢謙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嚴虞惇、（未知年月）汪文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蕭穆、民國七年（1918）康有為五篇，亦有一定價值。

#### 四、結論

刺血寫經是佛教信眾修行或祈福的方式，自南朝以後相沿成風，元僧善繼首開刺血完整抄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歷時十九個月，在元至正二十六年九月初八完成以後，名流翰墨留題血書者相延不絕，同來觀經者有千餘人。清末蘇州學者吳蔭培將題跋從血書中輯出，題名《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後流散吳市，經古舊書店文學山房江氏收入，轉賣給潘景鄭，潘氏為保護鄉邦文獻，贈給合眾圖書館，現藏於上海圖書館。

題跋集有上下兩冊，上冊為「經八十一冊連跋」，下冊為「諸善信題跋」，總計 580 則，計四萬餘字。題跋或書訪經因緣，或僅留年月姓名，字數從 6 至 1151 字不一，觀經者從 1 人至 24 人不等，以清人最多。留跋人中，有數次展閱血書者，也有同行數人各留一則題跋者，每一則題跋都是一則史料。

撰跋者多是名士，如錢大昕、黃丕烈、莫友芝、趙宗建等名家，除留跋外，也有繪圖者，明確記載有五幅，如吳昌碩石佛畫像。在題跋內容中，有三個問題多次被探討，一是卷末宋濂〈血書《華嚴經》贊（有序）〉引發的「三世轉身」真偽及宋濂序讚真偽，以易佩紳、費念慈、吳蔭培為代表；二是明代萬曆間血書失而復得的曲折經過，善繼血書曾遺失十六年，在東舟德公與曇旭如曉的努力下復還壽聖寺；三是六百年來信眾為保護血經所做的功德事跡，從康熙年間不斷有人捐資修繕殿閣，爰置檀櫥，或有重裝及翻校者，民國初，康有為等人發起建造石龕，至今保存在蘇州西園寺。

善繼用身體之血抄寫六十多萬字佛經本身就是不可思議功德之事，對觀經者而言，已經超越佛經本身，變成了一件「法器」與珍寶展品，題跋的史料價值也因為書跋者的歷史地位有所提高，是明清蘇杭名家姓名字號、家庭成員、交遊行誼的補充資料，從毛晉到翁同龢到康有為再到梁啟超的追思懷念，由數則題跋串聯的觀經曲折原委，以血書為媒勾勒江浙士人的交遊網絡，展現了文人間惺惺相惜的情懷，以及明清江浙地區人文交流的盛況。

## 參考文獻

- 〔清〕吳蔭培輯，《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題跋》，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江澄波口述，韋力、張穎整理，《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22 年。
- 康有為，〈募建善繼血書華嚴經石龕藏塔〉，《時報》1915 年 8 月 5 日。
- 徐郁縈，〈元明時期「血書華嚴」之因緣初探〉，《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4 年，K1-K16。
- 黃惠菁，〈論宋代士僧對《華嚴經》的抄寫〉，《202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22 年，頁 235-262。
- 佚名，〈歷代高僧指血、舌血手書《華嚴經》〉，「顯密文庫」網站，[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881](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881)。

